



愚伏集 卷六

書中

竹

16
2344
6



揚氏復乃黃勉齋門人今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乃其所著也

高氏名閔字抑崇宋南渡初為禮部一時禮制多所論定祠版是神主位牌似是牌子則與神主不同朱子所謂不

者然祠堂章制位祭註在位牌西邊安去者又似指神主未詳

雙紒紒即髻字疑雙紒即總角下文合紒乃是合雙紒為一耳今人總角者皆作一髻非古制也

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蓋人之心動而處明則散靜而居幽則聚故古人之齋也玄端而深居不與人坐所以專意於思親也昏乃嗣親之事人子感念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所謂陰

幽之義亦是齋心靜念之事不欲以私樂之聲散感念之情也

綴旁似是衣纓蓋冒殺之制如直囊而留其一邊不縫合以便軀尸其不縫處懸綴旁使不分開曾見禮記註疏中詳此制而今無此書幸考之

綴足儀禮綴足用燕几蓋人死之後足必辟戾不便於穿鞵着履故既復之後即以燕几綴之使不辟戾也

橫布作欄欄衫之制未詳朱子君臣服議有曰今之公服上衣下襪相屬而不殊者此也據此則似與深衣之制相似此言橫布作欄必是用橫布圍截上下古今相裏腰耳然未敢質言更詳之如何

答金而得先思

戊申以後蹤迹愈難龜勉於歧路中求以自免於罪戾而適以自陷於大何丈夫五十年不能識行藏真成崔德符之罪人矣漸痛奈何在途幸免疾病到家纔數日忽承情翰致意甚勤感載之深實難為喻屏山祠宇上探有期極以為喜蒙囑六偉揆之情理本當承命不醉而惟是罪名深重日月不敢奮筆於斯文大舉自取無忌憚之謂奈何奈何苦事苦事早晚如蒙命駕則為幸可言春風二月末和笑對風擺之約遲暮已多能記得否千萬非書可既

答金而得金士悅死 戊申

戀中得食翰謹悉春來食况佳勝慰沃慰沃生僅僅支過而春早至此來年枯槁雖得小雨亦無受明之望可歎可歎先生文集得食兄勸力蒐集六章六章生處亦有數十書而藏置山中其處無子房可以搜出必待早晚生行到家方得檢看矣行狀不敢承當再以此書囑之五峯而五峯之答如此揆之情義不可更為推護不可辭以拙陋只須謝去簿領向閑僻處靜坐作數十日工夫方可整頓首末大抵此等大事不求其速而惟求詳備幸以遲以歲月之意苦之棘人如何頃以書致之俞羅州又傳囑于洪寧原而所錄本草率又或失先生本意殊可歎也粹此塵縷無由往來屏河之間與食兄共此編摩之事浩歎如何

與金而得 已可

道路傳聞有不淑之報嗚呼其果然耶此友之命似不當止於此亦不聞其有不寧之候則今胡遽有此報耶朋儕間皆以其閣中病痼理難久長為此友憂之孰知剛健無恙者遽至於此耶嗚呼傳之者訛耶果爾則去年道南之別遂為終天之訣而軒昂之姿奇偉之論終不得以相接矣寢門長慟淚落懸泉想兄隣比相從朝夕切磋者尤當何以為懷耶尚恐傳聞不的不敢專俾曰蔡樂而之行先附此書萬不一既

與金而得而靜允安

經世拜頌曰士友聞而靜令兄証候已十歲六七朋友之

情尚且不勝慰釋况友于分痛之懷耶為之欣賀想惟即今初寒僉候動靜萬勝經世門祚不華八十老叔父沉綿半歲竟不起疾摧痛酸苦誠不自堪而尚此遣免惟僉賜是賴耳就有所陳廬江合享乃是斯文盛舉而二老兄以屏祠毀撤難之云此是人情真切處孰不知其未安耶特所重有存故不得不爾况今又有兩存之議二兄尤不當持難也卜日告期之文遍歷列邑遠近士子無不知之今且予子然以來矣萬一或有退日之舉則非但事同兒戲同志缺望抑恐聞聽惶惑其間或有不相悉之輩妄意此間尊奉之議不能歸一而罷則豈不重為外人所笑哉此利害不細幸熟思之此非一家私事想二兄必無固必於

真間也久欲作書相候頃嘗再遇風便而忙遽未果殊以
為恨此便昏到曉發燈下倩手不能盡意又可恨也只祝
益加真護以應少愈之戒以副相愛之情

答金而得而靜

昨昏得廬江便作一書付之令歷納于食左右正論屏祠
事茲承委翰亦說此事豈古所謂神交者耶讀之喟然同
知二兄有所不忍於此者萬倍他人經世亦所謂受困極
之息者寧獨忍之而不恤耶願念合享廬江於事體尤重
而士論之歧或者亦或有賴而定其小者守護之事亦可
以久遠而無弊故向答君邵之問有所重有在奈何不得
之語誠出於不得已也近更放朱子實記則婺源建陽皆

是一小縣而皆有朱子祠二所前例可據而豐山物力又
可以守護如得兩存善莫大焉此中士友之意亦多如此
故頃於三院長書中并及此意矣今見二老兄鄉中單子
末段語亦可謂不謀而同何幸何幸但新位版不可猝備
而諸邑士子近日常集今若無為文告示以遷延中己之
語則聞聽疑惑或慮吾輩之中議有不一而罷豈不資不
相樂者口舌耶此係斯文大段利害千萬熟思審處毋徒
曰不忍甚善甚善况孝伯諸人初無必欲移撤之語彼亦
吾先生門下人豈有快於此之理竊恐二兄不免為勝心
所蔽其於人言有不能盡其意耶大抵此是士林公共之
事非一縣一家私事切願平心察理勿求已勝使斯文盛

舉速得停當幸甚幸甚書中決不可從之語似有主張太
過之意故敢此忠告朱夫子所謂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
人者真格言可服膺也單未彼邊這邊之說雖未詳曲折
而似有分朋角立之意雖不足掛之齒牙事有甚微而可
懼者如此浮薄之論千萬痛絕而深斥之至禱至禱昨書
粗陳大略來人又忙不能盡所欲言只祈心諒各此抱病
無緣對面穩展臨紙悠悠

答全淨遠

庚申

方行人來未數日而書至有如神會就悉侍奉萬安披慰
益深詢之來使細審廟宇燠然九百鼎新專由老兄悉心
經紀之力不勝欣賀恨身麼遠官不得與觀盛事耳聞邪

說肆行甚於洪水令人憊悶聖人既許人人討之而老漢
前有妬婦之嫌後畏馮婦之讖但切勿屋耳未知世道終
何所稅駕耶苦事苦事昨見右台書說此事嘖嘖不已以
三司無一言為歎即因風便聞公論齊護館中曾已通文
于八道六吾鄉多士亦必有京裝千里披肝九閭之舉一
夫饒舌中外騷然百世已定之論未必容渠購得只此為
可惡奈何奈何所懷千萬非遠書所究只祈珍簡

答全淨遠

庚申

所詢禮疑本非懵陋所及但兄家衰日已迫相悉之間不
可諉以不知而終負下問之意謹悉警見別錄于後以備
採擇亦皆推本禮經之意非敢專以禮許人也

並有喪，則先輕而後重，其真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聖人之訓也。釋之者曰：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祭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其義甚明，但今不能一依禮意，不免同日而葬，則既於奪情之義無取，而先設輕喪未安。議者之寧欲先獲重喪以應男先之義，亦不為無見。然聖人既明言先輕後重，則有不可違易。况落殯之際，先啓輕喪視載，既訖而後還啓重喪之殯，雖時刻之間，猶有尤不得已於重喪之意，行乎其間，發引在途，至山下棺，莫不皆然。恐當從禮經之文為是。又按鶴峯問同葬父母，則先輕後重，奪情故也。改葬，啓墓時亦當先啓母出棺，改歛時亦當先歛母。否，退溪先生答曰：皆當先據此，則在山改葬尤無取於奪情之義。

而猶且去，然又曰：與其無據而創行，臆見寧比類於並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乖禮意。今只得先輕後重，尤無可疑。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鄭氏曰：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蓋理氣已散，孝子欲萃聚之，故虞必於是日，其用意深矣。然則未實土而先題主，其未安小侯實土而待翌日，其未安大愚。意當看日勢，雖未及復土不得已，先為題主。依朱子所言，行虞祭於所館，似得。

與全淨遠

近回諸士友，累聞老兄柴毀已甚，氣力綿憊，萬一病作，則勢將難保。私竊憂之，即見汝完書，審方患泄痢，四體委頓。

不勝驚慮即欲馳往省問而數日治喪之餘元氣憊甚未
得如意徒切悵嘆竊念親喪哀痛之甚乃是至情故自非
頑愚無識之人無不欲自致而篤於孝思者常忌於過哀
滅性故聖人為之中制必曰五十不毀六十不毀七十
唯衰麻在身又曰不勝喪比之不孝又曰有病則飲酒食
肉可也聖賢之訓布在方策不可枚舉而惓惓欲無以死
傷生者至矣備矣老兄之明豈不深察於此而乃欲直情
徑行自陷於滅性不孝之罪耶親之始死勺水可以不入
指口既斂糞粥可以不食既葬蔬食可以不進而孝子之
忍痛抑哀不敢徑情者夫豈自愛其身哉死不可不斂極
不可不葬喪不可不終所重有在焉全其身乃所以盡其

孝也今老兄既已病作矣若不以滋味補其元氣則必死
無疑何必遠引古人只觀於故鄉丈趙公而知之矣可謂
孝乎不孝乎可戒也不可效也其時趙丈之年又少於老
兄四歲蔬食之奉又必勝於老兄之今日而猶不得免及
其垂死之日始聽從權而已無及矣豈不哀哉豈不惧哉
伏願老兄深思先聖之訓速從權制病愈氣完之後旋即
蔬食以終喪制豈不甚善而為得於孝耶區區說出赤心
非是愛兄以姑息乃是愛兄以德千萬諒察勿為執迷之
見則忠告之益無狀與有之矣血祝血祝

與全淨遠

目令發行人皆危懼獨謂善人必蒙神佑坦然不以為憂

頃者謝 恩使狀 啓來到後累日無消息口雖不言心
實疑慮昨朝忽得回泊宣沙之報古人所謂漫卷詩書喜
欲狂者直是妙語而吉人神佑之理益知其不誣矣何喜
若此不勝欣賀胤諸君相携前去想相對如夢寐矣經世
上年中冬始得寔藏亡子還 朝後僅存形骸而精神已
脫涉此苦海何翅萬里滄溟耶惟計日相待萬不一宣古
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須勿放心努力殫飯謹慎寢興
以盡珍愛之道甚善甚善

答崔季外明

相望不遠離濶已累歲懸想之情未嘗一日而不在於左
右忽蒙賢胤枉訪且承惠書辭意款悃縷縷滿紙蘇慰之

極頰尖頭風所在也第審比來動靜愆和重以嗽傷之患
不勝憂慮豈第君子神明所佑想不久當即平安然在我
慎疾之道不可不盡其方幸願千萬保重慰此憂慕之懷
經世衰邁之候一年甚於一年比玉成時已是別一死翁
如故紙上工夫亦復廢閣常自慨然承稱許過當令人縮
息念吾老兄忠信有素必不妄言以悅人無乃蔽於愛而
不知耶不敢當不敢當所懷千萬書不能盡

答康明甫 應哲 論並有喪 庚申

承審慰候未快不任真應然豈至於轉生他病幸勿過憂
過憂則或能致疾經曰一有拂鬱諸病生焉此格言也示
喻喪禮之疑曲折甚詳深荷不外當初非有明證透見如

頃者謝 恩使狀 啓來到後累日無消息口雖不言心
實疑慮昨朝忽得回泊宣沙之報古人所謂漫卷詩書喜
欲狂者直是妙語而吉人神佑之理益知其不誣矣何喜
若此不勝欣賀胤諸君相携前去想相對如夢寐矣經世
上年中冬始得寔藏亡子還 朝後僅存形骸而精神已
脫涉此苦海何翅萬里滄溟耶惟計日相待萬不一宣古
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須勿放心努力殫飯謹慎寢興
以盡珍愛之道甚善甚善

答崔季外明

相望不遠離濶已累歲懸想之情未嘗一日而不在於左
右忽蒙賢胤枉訪且承惠書辭意款悃縷縷滿紙蘇慰之

極頰失頭風所在也第審比來動靜愆和重以喙舌傷之患
不勝憂慮豈第君子神明所佑想不久當即平安然在我
慎疾之道不可不盡其方幸願千萬保重慰此愛慕之懷
經世衰憊之候一年甚於一年比玉成時已是別一死翁
如故紙上工夫亦復廢閣常自慨然承稱許過當令人縮
息念吾老兄忠信有素必不妄言以悅人無乃蔽於愛而
不知耶不敢當不敢當所懷千萬書不能盡

答康明甫 應哲 論並有喪 庚申

承審慰候未快不任真慮然豈至於轉生他病幸勿過憂
過憂則或能致疾經曰一有拂鬱諸病生焉此格言也示
喻喪禮之疑由祈甚詳深荷不外當初非有明證透見如

來教所獎也。但向年有人並有喪而同几筵者，當練除之際，節日甚難來問於生，未有以處之答。去當各設几筵而既不能然，今則只得乎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而已。未敢質言云：今見來書擬為儀節，雖詳亦有未精細處。夫服輕服入哭之後，更且重服先奠考位，又易輕服次奠妣位，乃讀祝去者固無大礙，不可但三獻每次易服則煩瑣難行，不易則又成以輕服行重喪之祭矣。且祝文單告則未安，並告則措辭又難。凡此曲折豈可諉之於生人自行之小節而任為茅纏紙裹之禮耶？朝夕之祭當履於重服固也。然三年之內齊衰之服終無用處，惟用於二期變除之日，是所謂致其誠信於父母，小無所異者。又何居耶？聖人之

曾子曰：蒸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此豈非異殯之文耶？奠之先後穿毀者，或可以奠酌之先後當之。其下入曰：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此則分明是兩祭各行之文。若如來示同設几筵則何苦而不為同祭之簡便，必為先後之紛紜煩數耶？釋之者曰：奠是集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豈不較然明白而合於人情耶？只緣今人以生人常情度之，必欲其同殯一室同祭一筵而於練祥之祭曲為節目以求中禮，恐於目人情則得矣，而謂之節天理則未也。來論曰：祥祭變服在亡親無所輕重，只礙生人自行之小節，恐不可伸其小者而屈於大者。此言尤為不安。變服果無輕重，則聖人何故各為一制，生人自

行之禮乃所以事亡自行有礙即事亡有礙何可二視且
未知兄所謂大者指何事而稱屈耶將無乃前所云生人
之常情耶向於語次聞兄論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為
非謂臨絕必遠婦人其時未及細論而知兄之太重於人
情今日所論恐是一摸脫出如何如何然聞士說亦言同
殯合宜云此友又嘗從事於師友間聞見必廣深以孤陋
錯於商量誤人大喪為矍然也餘當面論茲未暇究耳

再答

伏承惠書誨諭諒悉三復感歎學之不講久矣幸於老兄
見之已極欣幸而所謂心有未達而口相唯諾則近於自
欺終無進益者又至當之論也尤切歎服前書所論彼是

處既蒙一一剖破今不敢更為容喙然其中有當復者請
得以申之聖人之制禮其文理密察有不容毫釐其輕重
大小之分雖細微處亦未嘗混施况於送終大事耶是故
曾子以並有喪何先何後為問而聖人答之如此非為力
屈勢拘者發也自是不可混施耳據禮註先啓母殯行朝
祖祖奠遣直至山下棺雖不復土而歸即啓父殯行即次
諸奠既定而歸先行父虞次行母虞如此行之則又安有
易服煩數之礙乎禮文之明白不紊如此而今人未嘗考
多任意胡亂去做老兄欲於胡做中整理頭緒固其不免
有煩瑣曲折也乞細攷禮經如無書一來面証尤幸也人
情為重之云本非可惡之言而來論縷縷有若分疏然為

之一笑有別之論不記金基所言如何而惟淺見則依舊以兄之前論為不安似未有相肯可之意耳言不盡意臨風悵然

三答

累承示諭深感盛意第回中間兒子之病酷似痘候心緒紛擾未即奉報悚忤無已凡事之有疑於心者不厭反覆以求至當之歸乃是學者窮格之事朋友講習之道善莫大焉但詳來諭微有主張已見以求必勝之意至於多設意外之變以詰之而繼之曰凡此五段若有來問者恐不得不為之胡做也有如堅白之人多其問訊以相窘迫而抵掌喜勝之為者恐非古人虛心遜志難疑求益之道如

此則何必問人人亦何能盡其言耶聖人之心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何嘗有此等氣象耶切願老兄須先除去此病然後學問思辨之功方有所措此是平日常欲獻忠者故曰此發之非專為此一段議論也然既蒙下問不敢不盡愚以備採擇夫並有喪之文分明是指父母之喪自有此言以來經許多唐宋諸賢未嘗致疑又况喪服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柩以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即此章之意也既明言父母二字更何可疑特老兄心有所主故生疑於所不疑乃欲歸咎於註家朽骨有知得無為可笑耶此則不須深辨請先就來諭所詰而條陳之先葬者不復立以待後葬之入乃是橫渠之言而其下又曰相去

日近故也詳日近二字則固非一兩日之事其間或令子
弟守視必有節目凡聖賢所言或有難行曲折則當就其
中思所以處置之令潤澤而可行不可遽爾句斷以為不
可行也借喪在於遠地千里歸葬又是變中之變當此則
須有變通何可膠柱然其在途之序恐只得依聖人先輕
後重之說為有所處故頃於正郎處亦以此意奉告矣宋
孟氏階於周續之曰有祖喪而父亡則其輕重當何分答
曰於情則祖輕於義則尊重語在杜氏通典以此處之則
自無來論所疑子先父享之云矣且念三代之制祭必及
高祖而有月祭享嘗踈數之等是為父不得享而子獨享
之以人情言之則豈不尤大未安聖人亦豈不念及而為

此制也以此推之則設使先虞於父既已各設几筵似無
大段未安而弟兄每每如此起疑前日奉規以人情為重
者正指此等處也士悅所疑一條果為難處然亦臨時當
有不得已變通之事而已何可預慮不幸倘來之變而必
破禮家父殯母殯之文耶至於虞之先後尤不可以進饌
奠爵之先後當之如此則自是常事聖人必不言也郭子
從有借喪引曾子問此章而問於朱子曰同葬同奠亦有
何害而其所先後者何意耶答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
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先賢尊信經文其嚴如此雖
有所疑只得遵守而已何嘗以一毫已意參錯於其間耶
此最今日之所當法也

虞之先後若如兄見則子從何故
致疑朱子亦何以云未詳其義耶

禮註屬祭偶同則異日而祭先父後母之文雖其所言之
意有未可知而其非合祭則明矣只恐見以註家為不足
信然彼必有其所受以此區區愚見雖蒙提誨而終不得回
寧執註語不欲執已見非執註語乃是執聖訓也聖人既
言其葬先輕後重則殯之必異可知既言其虞先重後輕
則几筵之必異可知人之疑訝又何暇計觀子從之問則
非獨今人疑之古人亦疑之矣非徒子從疑之朱夫子亦
疑之然而終不敢異辭况吾輩耶惟前日妄論中齊衰服
常無用未安云者誠為錯誤亦未及精思之罪也雜記曰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蓋古人於喪服常從
重者故雖父母之葛經亦得以大功之麻經易之况母之
齊衰為斬衰所厭有何未安然喪服小記其葬服斬衰註

父未葬不敢變服也據此則葬父之後有事於母則當服
齊衰可知若如來論同設几筵則雖虞祔不得服齊衰矣
大抵兄之必欲同殯同祭者重人情也愚見之以為似當
各設者守經言也今欲不問禮之如何而但欲求合於人
情則猶之可也執經議禮而乃欲驅率聖訓以合於己意
則尤大不可幸願虛心以思之至於三年內合祭前主乃
是徇人情之忒甚者非徒退溪先生斷然以為非禮稍有
知識者無不笑其無據又何可擬論耶士悅之意亦欲合
設几筵而曰練祥二祭依忌日出主之例祭於他所亦似
無疑此則比老兄所論頗穩便可行初亦喜之近又思得
則練祥時可以如此虞祔時却似難行欲與更論而未得

會合耳所論非閑論書冊之比乃是為友人商量者如或
違禮則友朋之罪也聞李仲悅嘗遭此變而不曾各設殯
祭去未知葬及虞祔節次何以為之欲令喪家子弟審問
而後行之如何如何積雨新晴天氣正佳俟泥濘少乾未
可一來耶不相見已久殊覺鬱滯亦有欲面論事矣

向年全淨遠丁內憂未二旬又丁外艱曹汝善趙汝緝
治其喪以同異殯為疑以書問於余余令異殯其後成
士悅康明甫疑同殯為是蓋徇情之見也明甫以書來
問余引曾子問並有喪小記偕喪兩條及士虞記男女
異尸等語以辨之且論同殯則三年之內節目多礙費
了多少說話後攷儀禮疏去司几筵去每敦一几鄭註

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
氣合乃知古人已有分明定論而不及攷據有此紛紜
真朱夫子所謂學之不講其害如此也

答康明甫

書問稠沓深荷盛意今士人家貧四時正祭尚不辦特殺
況於邀賓乎免首新葉乃是三代餘風其下則一筋黃金
鷄侈矣又其下水晶盃足矣擊鮮是末俗弊風吾輩正當
痛革何可龍謬耶目來示悉此平日所見耳

答康明甫

拜蒙俯詢深荷盛意昨到士悅家取五禮儀于鄉堂考之
則與今來騰一無異據禮坊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坊

外之民無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齊衰三月此是聖人之制而今却如此必外蕃不得與內諸侯之國同故其禮尤略也按通典諸侯之士不服天子及后其殺哀與否則不論今無所攷時王之制只今在官者舉哀則諸兄闕之似當惟生則當依百官例而不欲入官府只得於公處舉哀但又須待文書到日耳似聞本國君臣不得以所聞舉哀須俟 遺誥來頒之日未知的否於禮似應如此若爾則文書來到必杳然矣如何如何

答康明甫 已已

承與風流公子琴嘯於水石之間不勝健美生餘熱尚在食不能甘困憊日甚昨日試身鞍馬到沙川已覺氣疲難

耐况稍遠地耶生本不與城主有約寧有相欺之失幸毋以此喝之耿耿俟氣完方可出山花雖落盡有不暇管朱夫子詩曰只今擁鼻寒窓底爛却沙頭月一舸亦病沒奈何之辭也幸勿相督迫為佳季外不得來可歎

與趙安仲靖 壬申

病廢出入外間事一切不聞頃日聞諸丈以院儒董全不預駁奪之列此習不可長沒數停舉其罪與罰固為當矣而但念許多人才一時並停此亦重難未知未稍如何稱停數日來微聞諸生中有識事理輕重者多欲親詣諸尊丈座下受控而退生聞之心動謂吾鄉長長之風自此大行亟欲稟議于老兄以圖善處似聞金无悔言儒生何可

曰一停舉自請受撻去生聞之佛然无悔之見事不精自
前類此本不足恠但以方在院長之席而首發此論則諸
生之所見未定者不無風靡之弊豈非可慮之甚也以生
所見諸老丈端坐文席數諸生之犯而撻以記之以懲其
後一善也諸生引分受罪免罰於鄉長而淨洗停舉之名
以慰諸父兄之心二善也无悔聞之亦必絕倒之不暇矣
朱夫子之言曰世間自有一條平正大路人不肯行只管
上山下水今之取舍得無近此幸須商量善處進此而又
有一說諸丈之規警後生也純是惻怛之心絕無一點按
長矜傲之色後生之受責於諸丈也純是敬畏之心絕無
一點受屈猶忿之氣然後方是善之又善如何如何

與金汝遇 光五

憇陽至江霖潦此亦非瑞應也未知此時雅况何似寒暖
失常易以感襲須倍加調攝以應慎疾之訓至佳至此
間幸無他撻數日來尋山之興忽起不能自止欲於望內
由黃嶺屏川訪曦陽白雲而歸不過費却單僮匹馬三四
日之後幸以一衾着驢背入來與共此筵至全全當限
二日相待也能喚起叔載朋甫兩兄則三好只恐依舊重
起動耳然不可不喻以此意也

答金汝遇

心經謹奉呈若於朝晝無事時默看熟復待後日相聚商
量一過則彼此交益必不少矣但念吾黨平日立心無恒

雖有極好底事易為作較不能究竟今以此為大戒至善
至善開初則風氣想漸涼月色想亦甚好毋惜一來至企

答金汝遇

仲胤來謹審比日動靜珍福忻慰千萬生亦粗遣文選少
時雖嘗讀過多所闕疑若以之教人則必困無且一二年
來隨分用力於程朱說話回頭看此等浮艷之文大生厭
惡有若浼己者然今不欲強此心對後生輩討論無以副
送來之意愧嘆仲胤業已來矣且歲前日子無多姑令留
此與共道遙出山時當携去矣

答金汝遇

夢寐見之思想悠然忽得書問此所謂神交者耶披審攝

况向安仍有來尋之計忻慰不勝言此間亦免他撓春到
窮山滿眼百物欣欣皆有喜色天地生物之心正好就這
裡看得出門倚杖深覺有一般味趣恨此索居不得與同
心者共之耳

答洪偉夫

遠地承書深荷盛意就審履端萬慶德履增勝益切欣賀
經世年前遭叔父喪營葬之際重傷寒濕至今猶示快瘳
勢伏度日殊以為憫先生文集亦因與至今未畢編摩纔
寫一件無畢而又有合改編處欲於開月享祀後聚士子
淨寫成編卒業則當討便相報耳行狀固知當如示意此
間諸友亦多言如此只是一味慎重不敢容易下筆念吾

董未必便死俟六七年賴天之靈或有少進益然後為之
恐未晚也

答曹汝孟

癸亥

昨蒙示諭別紙適以方草小劄未即奉報殊以為歉竊謂
人之一心萬理皆備仁義禮智特其大者耳觀朱先生小
學題辭中綱之一字尤可見矣喜之理在中故發而為喜
怒之理在中故發而為怒無其理則何以發乎理為之本
而氣為之用乃天地陰陽造化之妙七情何獨不然朱子
所謂理之發氣之發去者特各以其主張者言之耳非謂
四端無氣而七情無理也如此則性情之為體用乃有二
樣全不成造化矣是以李先生始有氣隨理勝之說而終

則曰不如用朱子本說之為無病也今人欲以喜怒哀樂
分配於仁義禮智者尤覺牽強七情自七情四端自四端
恐不可相合也聖人一性湛然全是天理故七情之發亦
純是天理孟子之喜文王之怒何嘗不發於理耶下聖人
一等則不能然故雖以明道之資之義不免有形氣之喜
此虞書十六字所以為心法之要也來論所疑蓋已得之
矣對客不能細說俟早晚面剖

答東陽尉

中翊聖

伏蒙俯詢禮疑非臆陋所及悚怍無已然不敢嘿然不以
報錄在別紙不敢必其是否惟在酌處

別紙

所詢兩說皆有理然後說為長蓋既斬服總未安去者於情理甚合故也况禮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先葬即母喪也其葬亦指母喪也齊斬各有所為當各服其服而猶以斬衰為重不敢服齊衰於葬母之際今大喪已葬雖與初喪未葬時有間然既而服總畢竟未安矣先葬之際亦當有祖奠遣奠等禮而以斬衰行事則前說之所慮無可疑矣如何如何

所疑甚精然旁題本為奉祀故稱孝子以應祭稱孝子孝孫之文與書札之自稱有異似無未安如何

丘氏儀節亦無上食之文然若至經日則闕然無事於情未安今俗所為亦必出於至情而不暇問禮之有無也未

子所謂禮疑從厚亦謂此等處耶

答吳敬甫 丁卯

詢及數條本非所及亦不敢自外謹已畧註其下其中練服一節平日竊嘗有疑而深恐罪在僭妄不敢索言今請略陳於此以備採擇本註練服為冠之文似有關誤已為可疑其下又有去負版辟領衰等語若只練布為冠不製衰服則此語似不當在陳練服條下若如今人掇去衰負版剪斷左右適之為則此語當在易服條下而不當在此矣以此常切疑之且如小斂條設奠具之具誤在於括髮麻之上其他字誤處頗多禮書不能盡記得安知童行所竊乃是喪中起草未刊正之本耶今從易筭時遺命用儀禮則

此等疑處皆無可疑如何如何率易及此悚及悚及

問目

家禮小祥條曰設次陳練服為冠去首經負版辟領衰
所謂練服者練承衰之服耶以此觀之承衰之不可不
練明矣而世或有只於衰服去負版辟領衰而已中衣
則仍舊者未知何所據耶瓊山曰溫公書儀謂今人無
受服練服小祥則除首經及負版辟領衰時俗所為其
出於此耶今當何從耶退溪李先生有言小祥不別製
服朱子所以斟酌損益得時宜之禮此非定論耶瓊山
引服問雜記功衰之說曰今擬服制上衰下裳一如大
功衰服而布用稍粗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寒金冰

溪喪禮備要曰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若貧不
能改備者依家禮仍舊只去辟領負版衰此則沿瓊山
之說耶蓋小祥別製服雖古朱子既有定論而退溪亦
以為得時宜之禮後之人所當據而行之無有異議而
瓊山沙溪之說若是其相戾何也且所謂貧不能改備
者依家禮仍舊云者尤所未曉小祥別製服仍舊衰是
乃大段節目似不當以貧富論於其間而其說若此者
何也真意抑有所謂乎時俗亦有據此說別製者乎練
布升數亦有定說耶

已溪先生既以一別製服為損益得且則後學不敢有他
議然瓊山所引諸條皆有明據似難攻破况儀禮經傳通

解有練除受服圖云衰以卒哭後冠受之即七升布也大功衰用七升布此禮所謂功衰也且以事勢度之初喪之衰着過一年已盡穿破更不可着且卒哭亦有受服則練祭大節必不常獨仍舊服竊恐家禮註或非晚年定論也西庄先生亦有別製練衰服之說

瓊山據檀弓為說曰腰經用葛為之麻履用麻繩為之
人有問於退溪先生者曰履家禮言以粗麻儀禮曰管履楊氏以儀禮為正今若依古禮於葛當受以繩履如何云云先生答依楊說受以繩履合於漸殺之意沙溪亦謂腰經以葛為之無則以熟麻為之三重四絞見問傳及儀禮圖式絞帶亦以葛為之三重回絞齊衰以布

為之履用繩絲為之三說如此似是可據而家禮小祥條無改經履之文是豈忽忘而然耶今雖不敢究其微意而必有所以參酌之意似不敢舍家禮而用右說如何如何

履亦練時受以繩履在儀禮經傳練服圖朱子之疾革也門人問治喪當用書儀乎先生曰疎略又問當用儀禮乎先生頷之以此觀之則家禮不足初年所草未成之書與晚年說不同處頗多

先考既已遷窆于先妣墓而墓祭當合設耶抑先行於先考而後行於先妣耶人或謂合設為可而喪有新舊禮宜不同舉哀一節似為難處若先後設則似不大段

言義而無所謂難處之節但未知有所先後或卒於衆
生時一時進饌之義耶

家禮墓祭有哀省之文先喪舉哀恐無所妨

適病甚未能往行正朝墓祭姪子挺壘承重而亦以
其親病未克往此間情理誠有不忍言者不得不使外
四寸在鄉者代行若有主人祭祭則在位族人隨以舉
哀既無主人則無此節目耶

主人不在則似無舉哀一節

主人既不得往則祝文何以為之若常用祝則措語似
難便寧無祝可耶家間行祭時主人有故使人代行則
祝辭例曰某使某敢昭告云云今亦似當依此為之第

未知與家間行祭時有異同否

祭不可無祝求示得之在家在山似與異司矣

代行之人於主人為叔行則曰某使某云若如何抑無
所嫌耶

似未安

答金孝伯奉祖

一別五年戀想長勤千萬意外忽奉清翰就審比日陰霾
雅履勝常欣慰之深失病所往第以斯文大事專俾府詢
此則非無以所敢及也感懼不自勝無以為報但念平日
有所受於先生者玉潤西洞燕侍時每以本府書院太多
為慮謂未補必有難處之患其慮遠矣向在茂申秋與而

得士枕相聚於道南以二先生合享於廬江為得之意告
之其意蓋不欲以先生之所嘗憂者施之於尊奉先生之
事也今則祠宇已建中徽未安豐山諸友之以為不可亦
其宜矣但日前守護之難既如所示則移就之舉恐在難
已而以二先生同堂暇食於老先生之廟於事理又豈不
為穩當耶立祠於平日杖履之地以寓羹牆之慕後學之
情固為真切奈世道至此事勢漸難且如示意以為久遠
之圖乃為得宜然更須傳訪熟思而審慶之使無他日未
盡之意至善至善

答金孝伯孝仲榮祖

國憂罔極兩家私戚不暇開口苦痛苦痛當初見朝家起

按下世

何餘祝冒楚越險行還萬重

答柳季華

承書審叶洞清適不任欣慰治聲籍甚人皆樂道之老先
生門下人豈不為之增氣耶深喜所示曲折勢必然矣然
亦先公後私之政一出於誠心則彼亦不得而致怨矣僕
夙夜雖勤而無可以補裨 明時稱蹇殊遇有愧於老先
生教誨者多矣日夜憂懼殆不知所出也紙縮不宣

答柳季華

專評惠書深荷盛意就審大旱得雨民有蘇活之望尤切
奉賀生病憊日甚不能出門戶已久而昨聞西報虜已入
邊志聚於鐵山責我以負盟且以襲攻檄魯為名要索賦

船軍旅仲男龍骨大等曾已上京將面誌于 上前云未
知何以結局而大槩 主憂則深兵臣子分義不敢以疾
病緩於赴難今日方與叔平出宿至成扶曳獲程雖僵死
道路有不暇恤私憫如何示及數紙並一一受留今日適
與仲朋相對正好勸過從當裏傳于李明慶但念國事至
此此等事恐非其時極可歎也聞此報後即以文集及行
狀送付仲朋昆季以防遺失早晚必到左右矣挽詩應在
生處固當附刊于行狀卷末大抵凡文集編次之事不可
容易而先生文集尤當十分致謹須待時事平定吾輩一
番聚會于一處更加商訂後方可入梓雖稍遲亦不可辜
草矣

為祖喪三年內不可無饋奠者似當為承重之服云而難
其禮不為質言頃考社氏通典嫡孫持重在喪而亡則次
孫為攝主本服如故期年而除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
三年又曰嫡孫既為傳重未竟而亡次孫不得傳重猶父
為嫡居喪而亡孫不得傳重也又曰凡服皆以始制為斷
以此參之則似不當退服小祥前以本服行祭祥後以素
服行之未為闕事惟在高量審處耳歛時置凶服於右傍
退溪先生似有此說但蓋棺之後未無變除此為未安曾
已質之於諸先生知禮處則皆以為不當用只可置之生
時爇次到大祥日焚之云此似得宜矣前則專用事生之
禮當用素膳以祭之聞西厓先生如此行之云矣

答金亨亭

盱詢僕豈知禮者頃嘗見二婦而不能一依禮文只如所謂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而乃蒙俯問真借聽於聾也厚問不敢自外姑以盱嘗啟者所塞一二焉禮但言婦家具盛饌送至壻家而無他文蓋古人親迎必取近地而行禮故此等節目皆無拘礙今不能然則地遠或經數宿則勢不能具饌以來或從簡略或到此烹飪亦必有變通矣尊慈在堂而獨對盛饌果為未安然禮既無文不可杜撰只於行禮後別設筵如今俗例設酌之為未知如何次婦則禮見之後禮之如醮女而已此又無可疑矣更在高明博放斟酌之不敢質言

答金士宣遠振問目

為人後者為生母黨從兄弟有服否

禮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註鄭氏曰雖二姓無二統也據此則為人後者既為所後母之黨服不得又為生母之黨服其本服必須降一等從兄弟則降而絕服矣

答李卓甫 李季述 菴武

千里得書一字如金就審春暄僉履並安欣慰無已鄭生事聞之凜然但知父讎之當報而視其死如就平地可尚可尚一鄉之呈文請活方伯之論理狀 啓俱得孝子之心良為擊節律有擅殺之罪而禮有復讎之文古人之論

此事不啻詳矣可無深慮只恐朝議或以提督之死雖由於案論其迹則猶與手刃有間不可遽擅殺云甫則是可慮也

答金伯昂 槩 丙辰

改葬之細鄭玄以為當終月數王肅以為葬畢便除而朱先生謂禮宜從厚當如鄭說此是定論不知瓊山如何便從王說殊為可恠家中無此書不得檢考章更攷之承重有間之說亦不為全無義理但齋斬既已代服則此亦似當用親子之例乃不失朱子從厚之意來亦得之矣

答金伯昂問目 戊午

父母合葬情事合當而勢力單薄不能發引於數百里

之外依朱夫子天湖白水之葬葬於所寓居之地何如事出於甚不獲已則權宜各葬似不太害義理但不當援引先賢且力單地遠非甚不獲已之故古有負喪營葬者矣

未葬之前遇祖考妣忌日則忌祭當辦行耶姑權停耶未葬廢祭禮有明文但忌日既非吉祭且是喪餘之日似難慮過令子姪攝行似得如何

營葬之事未免出入之時似當看衰經而或以為祭服出入未安宜以承衰服出入方笠胡金之制宜以平涼笠出入此當何以為之耶

衰服是喪服不可名祭服非喪事則不當出入因喪事則

當服喪服無疑敵陽子苟簡不經反甚於方笠不可用均也

承衰服用深衣始於戊辰年許國 天使接待之時而家禮無承衰之說而曲裾小註皇氏以為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為准此似以深衣承衰抑平居之時恒服深衣及遭喪服喪服於深衣之上而然耶

皇氏之說亦不謂此嘗見禮記註中有曰深衣服在喪服之下者曰麻衣此古人之所用而戊辰之所遵也今人既已通用不必講究他說

喪人書疏之首家禮稱其似當只書名而俗書孤子姓名哀子孤哀子亦然當如何書耶

只得從家禮不當更問人也以俗而致疑於禮則何事不疑

答金伯昂

遠地書來深荷厚意仍想比日霾炎靜居清適无妨竹樹生狼狽歸來粗保性命而舊業已荒更難温理無且精力衰憊末由自強一味悲嘆而已示意非不切至只是援引過當不惟生不敢當於賢者亦不免為失言矣千萬慎處莫與人開此口或成載禍相餉也頃見賢胤書亦有此等語已赤心告戒今乃知一家見解如此也餘祈珍愛懋業

答李士廓士會

承僉翰甚慰但中間遲滯已久未委信後僉况何似向得

室人書言士會兄誤墮水中去無乃騎馬似乘船之致耶
得無大傷否千萬斷酒真攝簡出入不得已而出須騎馴
馬以盡護身之義甚善甚善來書字畫頗健有似少年時
此必止酒之效極以為喜酒乃殺人之鴆毒如金昌遠而
晦諸人病成之後欲止不得故竟至於死常為兄憂之今
幸曰病止酒此是保養精神安享壽考之徵千萬痛絕如
麴孽杯尊等物一切不留家中如破釜燒廬舍濟河焚
舟底勇決不然則恐或駸駸為嗜欲所牽一到口頭忍不
得舊滋味矣千萬戒之

答蔡樂而村

書中更有二絕吟詠數四如對清標前言一樹梅花乃指

盆梅其開已久若過四五日之無餘矣貞心長占臘前春
傲睨千花作後塵好與主翁成老謝豈能留待少年人用
來韻替梅道情想一笑也兒病少瘳幸於向銀嶺時地臨
雖綠葉亦不俗矣頃得石假山甚奇謂是天成近聞曾經
妙手云以此尤欲相對共玩蒲身蒼翠想看來刮目也

答李茂伯 潤雨

意外得書謹悉動靜珍福欣慰歲且盡矣天道已變而環
顧其中未有變於舊者方切愧惕茲承示諭賢者亦有此
憂此必由中之語豈故為謙退之美耶偶記甲辰除夜得
一絕云黃雞已喚甲辰春物色風光一併新為問本來明
淨地怎生留惹舊年塵今已過却數年而其塵猶舊奈何

奈何

答李茂伯

去夏得道中寄書迺遷傳來修復不時謹付謝意于君顯
之行想得入照否茲於意外見季進得承盛翰憑審新春
學履增勝欣慰不容言生粗保跼伏只是日月難追工夫
易間斷此為衰暮之恨耳季進遠來相訪對坐兩日極有
味趣但恨不得與賢兄共之耳早晚如蒙命駕山中松石
豈不生一分顏色只恐為小兒所戲耳

答李茂伯

戊午

區區溯慕一念未嘗一日忘時與同心子語亦未嘗不及
左右事顧無便通問訊但切懸懸忽行脚習驛梅傳書益

知左右之不忘僕亦如僕之於左右感慰何可勝耶就審
即今雅履清健學力益進賀喜千萬嶺海風霜不能病元
城久矣區區疥疹豈足為吾人厄耶惟願潛心大業益懋
崇深使吾黨增氣不止於前日所成就幸甚經世摧塌日
甚元氣耗憊向來鑽故紙事業亦幾頽廢況進於此者耶
每念禪家偈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之語為
之悵然以此益願吾人及時著得移山拔石力無似此漢
悠悠負一生耳

與李茂伯

庚申

斯文不幸哲人竟萎士林之痛遠近所同想從容函文分
義已重悲慟之深尤當不比恒人奈何奈何即此春寒未

委尊履何似懸慕常切聞即遠之期已卜而衰病屏伏無由追從後塵以相執紼之後痛恨如何千萬言不能盡只祝對時珍衛

答黃會甫

此事先賢論之甚詳不必更贅如非萬萬不得已之故則自當返魂於平日所養之地他非所慮也况內外截然又無時見入中門之事而昆仲相與同處則人之為言胡得焉設或有之人亦不之信矣挽詞古今人多用之然終非禮文瓊山亦論其不可鄙意內喪則左不必用惟在量處耳

答黃會甫

頃在城東得李掌令所傳惠書其中有宜復事苦未得便茲又專倅辱問就瘡庚炎方盛孝履反勝不任欣慰經世辭留學得大憲是為求退得陞義不敢受一疏未獲請三告又有例外之由不得已又上劄痛陳不敢就職之意幸蒙 聖明憐察得遞職名翌日早朝趨未付他職雇舟而還如未得遠何敢徑歸山林之人或可如此打乖非吾輩之所敢也乍到新竹蒲園荷花盛開頗覺有好意思昨日又有 召命下來雖辭疾之計已定猶有踟躇不寧之心可嘆可嘆

別紙

禮父在為母期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禘十五日而禫

蓋為父所厭不敢伸其私尊而聖人必存祥禫二祭使與他期不同所以重其禮也今士大夫知禮之家率遵此制而其間節目微有妨礙難便者蓋古禮十五日禫祭之後則但中心喪三年無几筵饋奠之事而今禮几筵必三年而後除故朱夫子亦曰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夫十三月之祭祝辭既曰奄及大祥則再期之祝又將何以為辭耶此頗可疑且念非練而練非禫而禫非禫而禫者皆子為父屈之禮而夫乃主其祭祝曰奄及小祥奄及大祥去者似無意義鄙意古禮三祭皆令子主之其祝辭悉用家禮之文再期之祭則夫自主之祝辭大祥二字換以再期似於情禮無大妨礙如何如何但聞十一月已過去此尤

難處然與其全廢寧於此月中旬內得日行之為差愈耶更須酌處

與黃會甫

陰霾比甚未省孝履珍攝何似祥期漸近想推哀慕益切何以堪居春慮無已經世粗保衰病日間溫理舊業頗有味趣前送辭狀如或得請則庶幾優游涵泳或可以少收桑榆之功要之精力已衰有如下山之日豈有長進之理悵然悵然甚欲一就既以疾病辭 召不敢以令愈而輒有出入徒切懸仰只祝頓變支福

與柳季華

新年想閣內春集白慶芳近日春寒尚緊未妥齋居氣况

何似奉慮無已鄙生衰病餘息又添一齡宿患脚痺之外
又有氣痞腹滿之證故紙上工夫亦將停廢念前頭餘景
幾何縱使假之歲月不過為一陳人而止悚嘆不自勝先
生文集亦可此不得趨趁校正一日不過半卷許或目應
接全廢日方度開月望開方得卒業耳陶山文集并載更
讀文字竊嘗以為不必如此稟之先生則亦以為然今此
集內書狀又有不同皆是臨危撥亂鞠躬盡瘁之文不可
刪沒但欲刊去更讀其或文義不承接處略換一兩字如
以然換在果以則換段亦非擅有所點竄也未知左右與
諸友之意以為如何其已校過處已用此例如以為未安
則仍存不難矣似聞欲於望後見狂念前則生有出入處

恐或題鳳致素也耳

答柳季華

遠地專人問訊既荷盛意又想新年學履增勝甚慰懸
吏讀則節事固料兩意必恆承示又知先生意本欲如此
不勝喜幸大槩先生文章雖於公事場文字與俗例不同
用吏讀處甚小則不過句去一二處而繁然文章想而靜
諸友之意亦必以為穩當耳後擬入山中作小料理忽
有冗劇退之念後此數日內如無他礙可命駕作連枕穩
展也有別想平日書尺中每用門下字心知未妥而不敢
請改今此面蒼又處之以不敢惜之號令人縮息欲走避
而不得此後乞勿用此字只書官稱乃為真相愛免得傍

人指笑也

與柳季華

冬節已屆江阜必早寒未委比日動靜何以奈城之行定
在何日每念君移居未久匆匆而歸為之悵歎而不能釋
蒼石 絕真寫出至情諷誦之餘為必其韻河上傳家只
墨庄兒孫蕪不克賜如何料相三千日併欠成都八百
赤語雖卸俚使黃舌者聞之亦是汗顏矣思之喟然柳川
書成送車袖傳權生歸後金洗馬又至屬託甚勤想諸人
聞柳川亦求文字不知其特出於相知之切且又方在罪
籍故不欲開口於他人而誤以無似為真可以託此事良
可愧笑而又不能一切堅拒真所謂代大匠斲也奈何奈

按上字大

復文字固已為僉兄憂之承俯詢此是公義私情極盡地
頭誠不知所以仰報也憶得癸巳秋經世在喪中漂泊湖
南朝廷啓請起復蓋為酬應文書事也不免以私情切迫
之哀冒陳辭疏其時則職已退也與今日事不同且是鄙
淺無據之事何敢為僉兄道也忽擾殊甚不能悉

答金孝伯孝仲

伏承再問深荷盛意當初奉復時未有定見及聞旅文之
言覺於義理為當故倩人相告固料僉侍至情有兩難忍
矣疏稿甚好但念當此皇皇汲汲 君父播越之日冒陳
私情請守喪制似非古人金革無避之義而未免為先私
後公之歸如何如何願熟思之幸甚

與宋福汝甫昌

近日微有涼氣伏惟益况益勝聞民情頗安士子輩亦以盡心勸課為喜云極為欣慰經世僅保衰悴但為唇舌所困此是窮命使然豈章子厚所得為耶姜司諫出力執爭此豈私於經世直是非有在而意心不偏耳可尚可尚

答金子亨安節

謹承書審比日動靜支勝慰仰慰仰仲成家喪患言之酸鼻在朋知尚爾况強近如左右何以為心耶情欲馳往一哭而病縮未能常切茹歎而已俯詢數條非懵陋所及只以所嘗攷質仰塞一二非敢以禮許人也退服一節曾見退溪先生答學者書論此事今未能記得全文其大要以

答柳季華

辛未

承書審新涼動靜珍福不勝欣慰生元氣大敗之餘自知無力赴難而不敢退坐寸寸前進到三山力盡竟不得達不免告病而退君臣分義掃地盡矣雖聞喧謗四起亦理固宜然奈何奈何即今尚在死生境上最是昏眩日甚食治漸減良自憫身文集之後心欲無失今日而時事未卜久安无悔方謀辭退似聞淨遠亦無久意是可慮也所命序文何敢不盡心力只是心神錯亂親舊間數行書尺亦不能如意寫出况敢望此嘗見先生於退溪集序文終至不敢出手豈不以重其事而不承者耶况今精神衰敗如此不敢不敢切冀勿視為辭避轉移求之於當世大手筆

至仰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答鄭仁輔榮後問曰 丁巳

改葬總服丘氏以為葬也
 未知何所據而去然耶
 之懷無異喪初而聖人制
 不可徑情踰越葬後留
 哀庶可紓終天之痛月
 何

祭後即除之易素服而還此
 意既見屍柩之後哀痛慘怛
 禮參之間折衷定以總麻則雖
 服以時省墓之際服以哭盡
 既盡心後上墓除之未知如

頃於膠擾中答上舍書自與
 禮有哀省之文况改葬三日
 之內與常時不同舉哀一節

先合禮方欲更告而未及茲承別幅之示極當極當乃
知情之所發能自盡者得之而非必然揣度者所能及也
感歎之不已

答鄭仁輔

別紙所論極是極是陋見嘗以為都是聖人之制家禮雖
用溫公書儀不用擲其實所謂灰隔乃今之外棺也如得
良材則固當用擲但今人難得許大好木與其用多節而
白邊者必備其制決不如不用之為得也今得示喻尤更
精切與司馬公所論正相符合蓋木雖良終歸腐朽與骸
骨相雜且令壙中寬廣不能牢固然則雖有良材不如不
用矣况今合兩棺於一擲之內則其占地尤為寬大使廣

中虛曠易於摧陷豈非可慮之大者耶隔板用灰之制雖
出於近代而石灰之堅完精緻比石椁片片相合者不啻
過之以此附棺有何小欠於孝子必誠必信之心乎竊恐
聖人復起必不以此制為不厚於其親矣聞湖西皆用此
制都下士大夫家亦多用之云彼豈皆力不足者耶豈皆
儉於親者耶必較於其心故用之耳

答鄭慶輔

蔡邦

辛亥

得書慰甚第審親庭有不安節奉慮生智昧行箴使新造
輩得以為的自訟無及奈何自明之示親舊或以此為言
以生淺見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何用喋喋况語默有
時此豈吾輩求伸之日而欲與為刀者校是非耶為東坡

訟究固知君言外意姑不論道理如何言出於親切之人則彼以為阿好匿非之言而怒之益甚不但為無益而止矣萬一或有此計千萬停止無使老拙重得譽於人至祝

答鄭慶輔

辛酉

得書知侍奉學履珍勝慰謔不可言生亦粗保但欲重營正寢以為奉祭之所工役方始而調度遽乏日間殊覺意緒汨沒知得味於朱書深喜深喜果能不輟咀嚼其味之可嗜何啻芻豢耶衛武公九十五作抑戒以此觀之則君之今日乃是青陽而遽有無及之嘆何耶幸掃去雜慮雜術試用旬月工夫專意於此書則必有欲罷而不能者矣不宣

答鄭慶輔

癸亥

承哀問審春來孝履支勝甚慰懸戀生積年病德之中叨此息除理難自力目今方苦胃腕痛幾死僅蘇而事異平時不敢言病將以開月初七登程憂悶狼狽不敢為喻別紙所示僅一一奉答但對客撥忙未暇搜閱禮經恐有不中理處一味悚怍而已觀來示知讀禮之餘頗有新得極以為喜哀疚之中無它外誘此是先賢得力之地幸靜處加功仔細搜考以為自益益人之道至祝至祝

答鄭慶輔問目

家禮朔望則於朝奠設饌其無三獻可見而今人家多行三獻禮不知何所據耶退溪先生答金龜礪問云依

五禮儀註連奠三酌恐或為宜答鄭惟一所問則去朔
望奠在禮亦無三獻等依祭之文恐當從禮云云不知
何所從違

連奠三酌恐是因金問而有此答耳非禮之正者恐或字
可見只得從答鄭之語為合於禮

士喪禮曰月半不殷奠今人家或有朔望并舉而無隆
殺之別或專廢望奠而不舉者有之然考本註士月半
不復如朔盛奠去則特不許其盛非使之廢也未知如
何

士喪殺於大夫故月半不殷奠據一則只得如常時上食
之饌而已蓋殷奠本曰朝奠而有飯羹麵餅魚肉等饌故

上食禮不復行之禮經所謂不復饋食於下室是也奠後
則又只有上食而無奠望日不設殷奠恐無大歎於人子
之情如何

三年之內過節日二墓若是合葬則固不啻別卓而祭
而但位有新舊服有吉凶似甚未安聞鶴峰先生居憂
親行節祀於合葬之墳此前者之可法而但思之喪亦
有輕重鶴峰在喪如先而考後雖如此似亦無害若考
先而如後則當若何又聞西厓先生丁內艱合葬于先
府君墓而節祀則令子姪代行之禮似好何如何如
使子姪代行甚得朱先生論節祀已有此語矣
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此未知兼內外

兄弟而言之否雖總必往註云親骨肉也似指同宗兄弟而言也母族則雖舅妻及姨母之喪皆不可往見乎禮所謂兄弟指同宗而言也外家喪事在遠地則不往恐是况舅之妻禮本無服法也雖有服總之文然恐非聖人意

荅鄭慶輔

詢及穀條不敢質言但以事理揆之既已出為人後則義重於彼而恩輕於此過期之後似難仍守長次必須歸侍所後之親唯朔望會哭於几筵庶乎彼此兩全不相妨奪如何如何若然則雖三獻正祭行之不妨受吊一節在喪次時則與伯氏同哭而受不妨如不在喪次則似無哭拜

之禮矣且與人書如今來書式似宜用啓字似亦無嫌然易以白字亦無妨矣聞沈一松有繼後子為其私親踰期之後以白衣常在一松家侍側云此亦當代法家必有所受之矣唯在忝商善處也

荅鄭慶輔 甲子

頃見書審知向熱孝履支勝欣慰無已鄙生曳病還朝氣力億之燕且自知毫無裨補而叨忝重地已有一年罪積尸素知舊之相愛者四面譙責深欲解職投閑溫理舊業或收棄掄之效此願真切而 聖意不許適每於三告給由此退溪先生所謂國家法制無退歸一路者憫憫如何衰年旒遊艱苦萬狀果有搬家之計得示語感發多矣即

已停止此在自家事伸縮不難只是此身曾已致之 聖
主不得自由古人所謂未忍使永訣者亦是衷曲語也

答鄭慶靖 戊辰

蒙君纒纒致意極知出於愛人以德之誠只是時勢不然
恐未細察耳兩無正之詩不去者作此以責去者且道其
時去者為高致而不去者為貪戀耶目今艱虞日甚人心
涣散 君父正在危懼之中此是人臣授命之日顧恐上
章乞休以圖身便耶無狀因不敢援比先賢然使先賢當
此時必不敢乞致仕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正謂此
耳

答鄭慶輔

專伴委問為感生尚未快復頃日艱得上墓頽然卧深谷
蓋已無望於脩述而近見洛下知舊書旨以 國有大變
而無意赴難譙責之生亦非不知義分不當退坐只以生
行死歸為大事耳再疏頃已上送萬一 聖批或有未安
之意則勢須不免昇疾然若至於僵死道路則豈不為
清朝之羞耶以此不敢決良可慮也紫巒病中得此珠味
深喜亦以此物善退步古人贈以當歸之微意亦在其中
耶好笑

與曹汝善希仁

春雨太多必有大義惡誰能詰其端耶想惟雅履對時珍
衛生亦粗保似聞正郎兄家裏奉漸遠將有改山之計不

知緣何出此為之愕然拊心也。瘡中有水氣或有惡石則無容他說。如或為葬師妖言所動則豈平日所望於此友者耶。程先生雖有彼安則此安之說然其所擇不過曰土色之充潤草木之茂盛避村落遠并窰而朱先生亦取其上好水深形勢環抱而不用某山某水之說。孝子之安厝其親若程朱足矣。今葬師之說曰某山為有利於子孫某山為不利於某子世之庸愚無識之人悅首而聽其去取設使彼之所言一一皆中猶為為生人求福而非有意於保安亡親孝子之所不忍為。况萬無皆中之理乎。李淳風郭璞之說亦不足徵。况今妄言之輩其言何可信也。聞此家財力已竭於虎溪今若改取他山則萬事茫然必無涯

際又信此輩妖說則定山豈有了期脫或遷延久不克襄則孝子悲痛之情雖欲追悔又不可及耶。今計惟以保安亡親葬不失時為重而其他子孫禍福之說一切揮斥不入於耳乃為真孝子乃為有識士君子也。竊料此友之見非不及此無乃禍福之外更有他曲折必不可用者乎。趙進士必能知之。幸細與商量委曲開陳救得此友此事非小事也。生於此友義同兄弟苟有所知不敢不悉而又不取搪突哀疚之地故冀此轉告此言如或不實則並此紙勿以煩人甚善。

與曹汝善

溽暑比甚幽居諸况何似懸懸不能忘大斜在前何不著

鞭已向浮名息念耶龍蛇之蟄以存身耶无悔被救瘡作
行可憐亦可念也叔父略有向蘇之望而尚不能進飯憂
悶憂悶愈知兄見在湖上耶輕勿短筇管領無限烟霞令
人健羨餘難書既只祈閑中不廢書冊之功

答曹汝善

昨見蒼石聞有來訪意方切企待即奉書問知西行已迫
無暇此來為之悵然令伯竟不免受杖聞之不勝驚歎其
發不認雖是自取以詩為案豈感世事耶初謂弱骨難支
今聞漸向差愈云何喜如之意必有扶護者而天生天殺
果非人之所能為也聞受杖日感念 先王之對令人淚
落

答曹汝善

庚午

癡中行書知涼秋官况珍勝欣慰欣慰生之謬見果如所
示受由之後决意南歸退陶老先生行箴非末學所敢援
例而要之早得一日為快於心故將以去十九日發程適
為初寒所中又苦被諸文諸知舊所譙責不免俛退俟
遷陵翌日即辭 朝雖於分義粗安而鬱鬱則殊不可堪

與洪叔京

鎬

聞盡室東行為久居計從此便是福州人矣不惟相愛之
情有惘然遠別之懷想離違鄉井必有不可堪之情奉慮
無已恨此跼伏無由就叙效古人相贈處之義耳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無不可之地况福之與商只

是隣邑而交親布篇可與晤言安知不更勝於居商耶所
懷千萬不能縷縷幸可心諒也

答洪叔京

所詢兩條攷禮未博不知何施而可但以事理推之主喪
者當主其祭而祝不可不書名惟屬稱其難禮有嫂叔之
文而據此稱叔亦似泛然且與今世之所呼叔父者相混
無已則書名而不書屬如何有故未行則代以庶兄亦似
無甚不可矣立後之事既已相諾於死生之際義不可負
雖在稱福題之旁註恐無不可但只書叔母則非為後之
稱欲書顯妣則未有判狀此一節已自難處况嫂亦無子
而先立弟妻之後說或不幸而他日無餘子可為嫂後則

是為弟得立廟而兄反附入於宗家極為乖理鄙意姑闕
旁題以俟後日從容處置似得如何如何

別紙

不書旁題則當依祔主之例且前日賢季之主必書亡身
二字今當書故身妻某郡孺人某氏耶於禮庶人曰妻妻
字似未安然無他可施穩字而今俗通尊卑皆用妻字書
之於主雖似不雅猶不至大不當耶來書用婦字此則不
可禮曰謂房之妻婦者嫂亦可謂之母耶言不可稱婦也
妻字嫌於太朴則只書故孺人去去又如何不敢質言唯
在諒處

答洪叔京

詢及甲者之論曾見退溪文集中有說此事處而先生之意正與甲論同謂不可不制服而以無所考據為嘆然近攷杜氏通典則明言父為嫡居喪而亡子不得傳重其意蓋謂父既持服令於新死之日即代其喪則是為死其親情有所不忍也至其不可一日無主之說則通典又言小祥前自有期服當以本服奉饋奠練後以素服行之亦不至闕事云此說似為可據又攷儀禮經傳通解有一條云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承其重亡在小祥前者於小祥受服亡在小祥後者申心喪並通三年而除去此則宋朝制令而勉齋載之通解其可從允無疑竊想退溪先生或未及照攷也禮以服已成而中改為未安故女子子

嫁反在室為父母三年未練而反則暮既練而反則遂之上云小祥前則小祥受服小祥後則申心喪者即此義也據此則小祥前以本服執事練時受以三年練服乃為得禮之變矣下一款則奠前專用事生之禮用素饌奠後則漸神事之不妨用肉此是師傳之說而非有攷於禮經然求之情理以當如此矣

荅全性之以性 庚戌

思歸客別失路人當時雖以笑語相送其惘然之懷至今思之亦有不能堪者南來以後每與朋知語未嘗不及於左右及則未嘗不為之嗟惋特忽擾甚未暇專人問寒溫耳茲於千萬意外蒙遠貽書札致意勤至披慰之深實難

為喻就審憂困中能有以自遣尤以為喜古人為學多從
憂患中得力此所謂玉汝于成幸及此時增益其所不能
甚善甚善生病滯鄉山旬一方發去此後音容益杳然所
祝千萬永護

答全性之

自聞 朝家有大需謂必蒙恩屈指俟報忽得惠翰知已
過州城不勝欣躍伏惟日來歸侍萬慶杜老所謂夜闌更
秉燭相對如夢寐者想必益知其為真絕唱矣生跼伏中
幸無他撓冰溪雪壑愈令人斷還往閉戶靜坐不知寂寞
之為苦也寄惠長律深荷盛意但命辭太過令人縮瑟不
敢承頌甚非所望於相悉之地自今書問往來切冀刊去

此等語華甚華甚

答全性之

癡中書至欣寫可言就審庚炎侍奉安言學履增勝益切
慰喜生形骸固已衰變而心地之昏憤日以益甚真成負
此生矣悲歎如何以此每念諸友年富之人或不免悠悠
度日惜之不啻在己聖人所謂學如不及如恐失之乃是
赤心告人而人自等閑者過可歎可歎性之日間所事能
不至間斷否可以此漢為戒而日孳孳也季華時相見否
久不聞消息懸念不能忘

答全性之

承惠書審向暑動靜佳裕慰荷兩至兒子又說蒙留宿二

日見官清如水官閑如隱聞來益切懷想鈴閣下簾春晝
永邑人長聽讀書聲豈不甚佳只恐供應如蝸無暇及此
耳經世疾病纏綿氣息僅存苦苦度日而廟堂乃以跽
伏為懼卧令人惶悚殆無以自容也所欲言甚多書不能
盡只祝珍勉

答申汝涉揖 壬子

尊從母衰年久病常切真慮茲承訃書不勝驚悼重念喪
主病中遭此大故何以堪支耶上舍之服禮文甚明何可
直情而徑行耶人情常患於恩勝降從不杖正欲隆於所
後真意深矣大典亦但云為本生父母服替解官心喪三
年而不曾下杖字以告者誤也幸察之

答申汝涉問目 庚申

在家發引之日既有祖奠告辭矣至山廬留六七日乃
窆窆之日又有發引節次然則似當又有奉柩車遵祖
道之文而告則疊用未安不告則忽略如何
喪至此留安六七日不告而載似無曲折雖有疊用未安
之慮更告似得

題主後返魂而虞若路遠則於所館行之既到家乃行
二虞禮也而構家在數百里之遠必三宿而後得返則
三虞之久不祭勢也等其久也曷若於山廬留奉几筵
待數日墓事畢後返魂而行三虞乎

奠形野之後魂無所依聖人恐其飄蕩彷徨故必於是

日虞又必於所居之室堂其恠怛懇惻之意蓋不忍一日
離也依禮文留于身敦事速返而行三虞於室堂甚善甚
善

發引時老父若以日寒不得隨柩則其時諸事頗有所
礙至如虞祭楫為初獻而題主既稱亡室則祝文之書
顯妣孝子等語甚為無據如何則可得合禮

此果難處然亦無他變通只得從實書之曰夫某官妣名
病不即事使子某昭告于亡室云云初虞再虞亦依此式
如何古者宗子越在他國使介子行祭而祝曰使介子某
執其常事云云故禮有攝主之文今如此行之似不失禮
意如何如何

卒哭以後主人親執奠獻而兩鬢披髮似不齊潔今若
或用生布蒙網巾以為髮髮之用如何

淺見如此頃於叔父卒哭之後欲令從穿着布終以臆斷
為難未敢然似無不可矣

答申汝涉

辛酉

頃日拘礙之際愚慮謂賊不動故所詢疑條不曾慮及人
亦無以此來問者卒然蒙諭甚難為說然以愚料之或墻
或簾只得言藏置不可謂奉安天地反覆之際倉皇無策
不得已而或出於此乃是變之極者固沒奈何若先事預
講而就此論得失則其間微細節目雖或有彼愈於此者
直有步五十步之間耳其為未安不忍言則均也此聖人

之所以語常不語變而朱夫子亦曰學者常思處變之道
則反令心地不寧全文記不起大意如此蓋以此也無已則有一焉
守亡者率士民奉社稷及先聖位版移安于公解為死守
之計如以邑城為難守則山城無則深險山寺如貴府周
房山等處效死守之則必無不守之理甚不幸而不守以
身殉之則明白快活於義無欠此聖人殺身成仁之道雖
付位版於灰燼猶不為不尊先聖也今人以守城為死地
竄伏為生道雖有識亦不免此殊不知等是一死而其善
惡有天淵之分此等說話無可開口慶忌之苦痛寧欲溘
盡而無聞也如不以此計為迂濶難行則華與同志熟講
之以擬臨變之策甚善甚善

答申汝涉

謹承書問就審早熟孝履支勝甚慰懸想此間僅依舊樣
玉成之會不過與近地士子通讀家禮一過而罷安有如
來示所云耶世間淺實之名類如此可恠亦可怕也所詢
練祥之節非但記禮者明言之聞今世士人家亦多行之
云示意得之蓋雖為父屈重服變除之節不可略也疏云
餘親惟至十三月而除不練服也此見聖人於為母之期
特詳其變除與他服不同今人之略此一節竊意是不明
於禮非不忍於心也但有所疑朱夫子答門人之問曰今
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改其
祝辭不必言為子而祭也觀此則初著再著皆有祥祭明

宋制父在世者亦
三年而除朱子之
如安先生久未

矣今依雜記之文練祭既行於十一月則又不當疊行於初暮祥祭既行於初暮則又不當疊行於再暮此甚不可曉意者雜記所云是三代之禮朱子所云是時王之制各有節目而不能相通者耶此尋常所疑今不敢質言于左右耳然此是大節目朱夫子必不以今禮廢之無乃練禋二祭自依雜記之文而祝辭直書小祥大祥及後再暮之祭則只曰奄及再暮而沒其大祥之稱耶此是瞥見臆說切顧裁度量處更勿以告于外人使蒙汰泐之譏至善至善祝辭只去四句而不以他語代之似亦無甚闕損未知如何先儒之所未言今不敢杜撰耳千萬忙未一一只祝順變節抑懸以愛慕

答中汝涉問目

壬戌

所詢謹以瞥見略註各條之下恐未中理悚忤無已唯諒察為佳

期喪之禫據禮則當行於十五日揖竊以為既禫之後似不可仍設几筵不設几筵則又都無所事心喪者無以申其情矣未及前期稟承而禫月奄忽過了或者以為闕失今雖未安已無奈何願承指教欲無他人服期者之再誤

竊以禮經所言及朱子几筵三年而除之說祭之則必是禫後猶存几筵俟再暮而撤也禮家又有心喪無禫之文明再暮後中月之祭更不設行也然既已蹉過不可追行

直是無可奈何矣

今居墓所時有吊客至則拜哭如初若在親側則不無
壓屈之嫌乎

聖人以將軍文子之事為無於禮之禮則衰麻既除無乃
當以此禮處之耶然至情所發生亦不敢質言至於在親
側則壓屈無疑矣

今俗於題主陷中不書婦人之諱只云某封某氏姓所
同也似泛何如

書姓太泛不足以依神依禮書諱甚得今知禮之家皆書
之矣

答申汝涉

承書審比日庚炎孝履支福慰甚惟是再暮已近想益切
悲苦何以自堪耶經世自哭廬甥以後心緒忽忽不自聊
雖知脩短之有數而不能自抑真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
輩也所示不忍即吉之云有以見孝思之無已深用感歎
然儀禮註中既明有心喪無禫之文後學但當守古不可
以義起今於十五日既已服禫則再暮易服似當從吉但
有一事今之再暮乃是第二忌日也常時忌祭尚且服黻
况於大祥之日乃以吉服易黻服果為未安鄙意用白衣
白靴仍戴黻笠不加茶如常時忌祭之服翌日如示改茶
黻笠以著其月又是仲月卜日行時祀禘祭以應古人吉
祭之文是日乃純用吉服行祭似為得宜如何如何然此

是臆料殆所謂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者不勝惶悚惟望
更加量處勿徒以警說為必可從以重要論之罪甚善甚
善來書適為友人袖去恐所答有未盡尤可歎也不宣

別紙

朱子大全問人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
何答曰今人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
之此條載在家禮大祥條註中據此所問則當有祥禫之
祭與心喪無禫之說大相戾此又大可疑更望細入消詳
廣問于知禮已行之人以處之甚善甚善古人云禮疑從
厚此言亦可思也

答申汝涉

癸亥

所詢疑條婦人為夫之祖父母夫承重則從服固也然姑
在則不敢服亦有定說不當致疑也子為主人而母為主
婦果似未安然家禮主婦條註去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
之妻所謂亡者之妻獨非主人之母乎龔含哭位稍為進
退令不正相對恐不至駭見如何卑者為初獻則尊者不
可為亞獻寒罔嘗有此見以問於退溪先生先生以為不
然今當從退溪之說而已不可遽以為顛倒繆戾也來人
索報甚急不能細思恐有錯誤悚悚

答申明叔尚哲

前蒙枉訪甚慰孤寂只以未得信宿從容為恨茲承惠翰
審別後待奉動靜珍勝不任欣慰鄙生衰年喪患之餘百

病侵凌近又腰背牽痛不能俯仰僵卧度日而日昨都監
公文下來催人上道動則疾病難堪不動則分義未安思
之狼狽不知所處新寓多事理必不免然書冊工夫不可
委之相忘聖人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觀則以二字便有
不敢自暇之意華深味之日間遇入事少暇隨即展卷諷
誦勿虛度光陰甚善甚善如生少壯不努力老而知悔已
無及故不願賢者之似之也千萬不能盡

答申明叔

沃盥之節在交拜之前蓋古人重其事則必盥如冠禮三
加賓皆盥是也此盥亦非專為祭酒也但家禮婿盥于南
婦從者沃之婦盥于北婿從者沃之即儀禮所謂媵從者

御音迓婿沃盥交也今既不能行親迎之禮不免行禮於
女家而婿又不能具女僕以往則交沃之節無所施故省
之亦出於苟簡非有他見也承問更思之交沃之節雖不
能備而存其盥洗不害為重其事若又備女僕以行則尤
為得禮惟在兩家議定如何耳祭酒小傾於地得之

答成直卿汝松 辛酉

儀禮婦服舅姑暮年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則亦暮
年矣至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為舅姑服三年宋乾德中曰
秘書監尹拙等議詔百官集議左漢射尹仁浦等奏曰三
年之內凡慈尚存豈可夫衣鹿衰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
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况婦人為夫三年而舅姑止

服朞則是尊夫而卑舅姑書儀之文在禮為當詔從之今
之為舅姑齊斬實自此始以此推之則妾當得與女君同
而瓊山儀節妾為夫黨服圖為舅姑朞年是仍以儀禮舊
文為據今亦難以臆見服三年惟在好禮君子參商情禮
而處之雖服三年猶為從儀禮與女君同之文而不為義
起也

答金時直廷堅

所詢禮疑曾見退溪先生答學者有見各攝主告之文據
此則雖在襁褓當以子名題祝第未知攝告節目尋常思
索不透惟禮記曾子問篇中君薨而世子生三日而見以
師奉子以衰祀先子從其下又有子升自西階北面子拜

稽顙哭等語蓋以師主養子之官其升階拜哭皆抱子行
之而禮經直稱曰子以此推之則祝文直書兒名而人為
之拜似為得宜如何如何其與賓客為禮則兄當主之而
當初未及制服則奠時難以重喪之服從事極為難處無
已則去冠經及衰只著頭巾及承衰布衣猶為不甚相妨
否此是臨時杜撰不得已之事惟在諒處如何何敢贅言
耶

答金邦良德民

生萬里迴還已踰數月而緣國家連有大禮久淹洛下頃
始受由今日到本縣路聞左右新構溪堂絕蕭洒甚欲相
就作半日話途中為暑所傷病卧清州九五日曳病歸來

寸步艱難且急於還家坐成瞻悵良嘆坐城邑煩歎地
邀閑界人不宜宜今又有雨尤難請屈奈何奈何明早乘
涼向化寧何緣奉面耶上年既失相叙今又如與人生難
會合一至此耶勉夫無恙否幸亦戀意如上

答朴仲植 檢後

蒙專人惠書深荷盛意就審向寒侍奉學履與時增勝又
切欣慰經世僅免他苦儀禮本人家罕有之書兵火之後
尤甚難得其或有之者又有認瓶為癡不肯借人以故區
區願得一見而未得者積年于茲矣乃蒙高義不吝架上
牙籤全帙惠寄感拜無已昔年回田叔聞老先生允得書
冊輒親點句滿架諸書無一不經手跡尋常敬歎略閱來

卷果如音聞珍玩盥對有如承誨於函丈之間也不敢損
汚俟卒業當即奉還惟是此書古人亦志難讀乞假以歲
月使得從容尋繹則為賜尤大企企仰

答李評事尚書

遠承情翰審侍奉萬安欣慰之深有難言喻生衰病叢中
苟度歲月此外何足深說舊遊杳然如短夢難續賢仲又
遊宦西開相望益遠暮年懷抱安得不為之作惡耶所祝
勿以科業已成便視書冊為筌蹄但得一日閑靜便著一
日工夫他時倘得相對令老夫刮目惟此情真切餘不縷
縷

答李慶餘 教善 壬戌

先生夫禮宋初
在世家書三年之
文以答此向也
致疑

父在為母期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此
禮經全文也禮又曰凡喪父在父為主故朱夫子亦曰妻
喪大小祥祭皆夫主之曾於申典籍未問時泛然以此數
條答之矣今更思之則其間曲折有甚可疑者蓋禮經之
文乃以子為父屈不得伸母三年而練祥二祭又不可闕
故特為之制以盡人子之情耳今父主其祭則是為以夫
祭妻而祝詞曰奄及小祥奄及大祥云者似為不妥若以
為子行祭之意措辭以告則稍似分明而朱夫子又曰不
必言為子而祭此極難處鄙意十一月練祭子自主之祝
詞及易服等事一依家禮之文而夫不與焉蓋十一月小
非練月而夫於妻喪無服練之節故也十三月之祭則不

得已父主之而祝詞只去奄及初禫以子而言則為大祥
謂之易服之際父則除服子則服禫以祭以應禮經之文
大祥似不大害於理未知如何然此是臆說非先賢所論定者
更願博詢于知禮處且細考退溪先生喪祭禮答問而行
之甚善其善

答金恭甫書

得書知好還深慰石翁初謂必不能自力今聞行計已決
君子之不擇夷險固當如此莫報之餘繼之以喟然耳能
巖結茅事初亦慮其不穩帖而諸君以為萬無頃堦故不
敢固止之矣近聞馳書布告約日會議云此豈不煩甚為
驚愕故京年必氣銳亢慶事不免輕率可慮可嘆火急飛

報丞停會議之與三任至佳

答全德又克恒 乙丑

所詢禮經乃是古禮如此而今之士大夫稍知禮學者無不誦之依此行之恐無取惟之慮又況心喪無禮之文載在通典尤無可疑但朱門有一問自曰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答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據此則又與禮經所言不同此是古今異宜之故也然朱子之答但言二祥而不及禫無乃有微意耶鄙意大祥之祭依今例設行而祝辭以再期易大祥字禫則不再行似得禮意如何如何警說不可取決更須置處至善至善

答金萬悅秋作 丁巳

書來知比日陰霾靜居學履增勝欣慰不淺生歸來相道有何好趣只是比狼狽半途時為稍安閑耳書中所論多有過當非徒令老夫縮息不敢常按賢者分上亦非慎言之道千萬珍秘為佳馬伏波所謂是非政法益謙所謂朝廷利害皆非學者事願閣下下帷低頭讀書益務己業待他日平步雲衢然後請服此等事亦晚也此是相愛之言幸勿泛者也乘涼一來之示深覺全慰

答金萬悅

示及諸作足見志學之勤高序序詠詩篇又筆勢翩然良喜但氣有清濁非徒先賢有定論盈天地之間者舉目皆

可見初非精微難理會事於此而有疑則無所不疑矣更思之則當自知故不須論辨如或思而未透姑取先賢論理氣處反復參究以求透得先賢所言之意千萬勿以已意遽作主張輕為論說此最初學大段病痛切告戒之看書有疑處儘好思索思索不通勿求必通且置一邊待意思虛閑時復思繹則當有豁然時節亦可以忙心淺見急追求之也四皓事前輩亦有疑子房扮出者然亦不可輕斷亦不必深思也大抵今日後生輩皆役志於舉業無人肯用一日半日力於此等處深可歎惜公能留意此事見得內外輕重甚不易年富力強更願堅固着力精密用心以成就此志甚善

答金萬悅

已未

頃嘗曰便得善知日長室靜學履增勝為之欣慰僕老矣無聞於此事雖未嘗窺其藩柵亦粗有聞於先生長者惟務實二字為下學第一義稍有近名之念則已沒可說須以此立心默默加功至於克積極盛而人自知之則亦非君子之所避也名齋記文等事乃朱夫子所謂區區粧點者豈初學所急而有求於人恐此未免有向外一念故聊為奉規耳

答金萬悅

得書甚慰且知憤排之誠愈積而未已為之嘆尚但恨曹陋未有以啓發之耳然當以管窺於陳編者為君誦之此

乃親愛間相悉之道也夫古人之所以惡於自點檢者乃欲知其病而治之也今以來論所患論之懶惰固是大病朱夫子所謂只消此病無藥可醫者惟當堅立其志不容放下一日十二時中常切提撕乃是治懶之藥也至於全無記性心慮飛揚乃是一病相為母子而君認作兩病以不靜專故無記性多遺忘心如水平靜則毫髮皆照小動而波則萬象不能照矣陳烈先生之言雖似可恠亦不為無理也來書自說病痛甚詳而似未知所以下藥之方故以立志存心為獻此是萬金良劑幸勿輕視之惟著實加工則漸次見效久當知其味之無窮矣氣有清濁之說本無可疑故前書但去盈天地之間者舉目可見謂必曰此

悟解不料尚未透得也夫氣者何謂耶非陰陽耶大分之則陽清而陰濁細分之則陰陽中各自有清濁如以舉目可見者言之一歲之中春夏為清秋冬為濁一日之中晝為清夜為濁而四時晝夜之中又各有明朗昏曠風霆霧雨許多不同者此非有清有濁耶來書既謂有形之物稟氣之時自有清濁而又致疑於天地之氣元無清濁天地之氣果無清濁則有形之物何自而稟清濁之氣耶此等本不須辨特以君於不疑處生疑故不得不於無語處著語良自笑耳大槩讀書有疑精加思索思索不透可且放下姑於無疑處著切漸博而漸明則自當詳說以解切不可輕主已見妄著言語也病者氣困倚枕作此不能盡意

來書以理氣分動靜又是大錯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豈有無理之氣耶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兩句豈不大段較然乎恐於先賢論理氣處全不理會幸博考而精思之莫草草也

答李器哉元圭朱書疑問

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伏聞先生曰言其淺露宜於深奧處聽之云後見陶山集有解言不親切與隔壁聽此痒相似未知何謂也

若言不親切當去如隔壁聽不當去只好隔壁聽今但詳味竊謂以下文義則當自知之與隔壁聽此痒政相反竊恐先生或誤失照勘也

朱子曰又一向離了愛字弊病百端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之為愈也是曰學者不知仁之名義而懸空揣摩故下段痛說求仁之方然學者不知主敬致知之為助而只見不若愛字看說又一向愛字用功則無弊耶

仁是體愛是用以愛名仁如指流為源固不可然同是水也若掉了愛字懸空揣摩務為高妙之說如上蔡諸公以覺名仁則又太遠矣故曰反不若只作愛字看之為愈乃所以甚言彼說之病耳非以此說為無病也又於下段以主敬致知為求仁之方則為學者指出蹊徑大煞分明但當依此用功而已來論所疑乃是節上生枝不當如此輟

轉推求愈生迷惑也

引程子語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者一說道常在故無時而不中事至則應故有時而中一說以道則無時不中而應物之際或中節或不中節則有時而中未知何說為愈妄意則上段既說得所以然之故引程子語以明之觀此則後說似是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云云來示後說得之

常見此心光燦燦地者未知引以譬欲存心而不知敬以為主則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便是有兩箇主宰耶未解

敬則心自不放不能主敬而欲心之存則只此欲字乃是

大病所謂以心捉心三頭兩緒者指此一欲字也故引釋氏見心之說以証之兩箇主宰是釋學一箇主宰是儒學來說已得其緊而猶謂未解何耶試潛心反躬體驗之當自曉然矣

今覺得云者言其為道流通無碍唯意所適耶抑既知其八道處故用功之易如所云耶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妄以所疑稟曰亦歎以下屬朱子語看則如何蓋上段既言自得之效故今於伯崇之來講之甚詳又自以始得曾所未有為歎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也因而告南軒曰云云如此看如何退溪既曰語勢未穩先生亦曰疑有關文政韓子所謂議論安敢到者而蒙

學小生敢以己意參錯其間愚僭可笑然既有所疑則不可便謂其迂闊而有隱敢稟

今覺得云云指用功言亦歎以下如所論者似勝不易如此推求然不敢質言耳

中正仁義圖說不註以正義屬靜而此以中仁屬靜敢問其義

中正仁義分動靜處各異退溪先生有說可攷者也

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又曰有善則有惡是陽對君子而言何以先陰而後陽耶或泛言其先後耶然下段又言陽消則陰長是陰對小人而言矣未詳

陰陽云者先靜而後動也以淑慝分則陽善而陰惡不必

拘先後也

東萊語出入無疾云者未知東萊以其有同志相助故有此語耶

東萊語示意似得之更攷東萊集本文則尤分明也

諛所謂去者先生曰引此語以譬其目前之憂方急未暇收積誠之效云爾此臆記而錄之想失本旨後見退溪有解雪寒麥豐之祥故飢寒者怨咨曰哀我被雪凍死不知明年何人享豈年喫此食乎時先生上封事多觸諱言我若曰此得罪政如雪寒凍死之人不知何人得意反享其樂耶云云觀此則措語間彼此相喻而但與上段積誠等語意似矛盾若如上所云則語意雖是

而譬喻之指却不相應伏乞更賜剖解

雪為豐徵固好雪裡凍死則不及享豐登之樂故凡有好
事而無及者諉以此語譬之積誠待時固好而事機遲延
君子先敗則未及收積誠之效故老先生引此諉以喻之
而有痛心苦事之語若如所示先生解則與積誠待時語
不相涉入且以得意享樂者為善類歟則不當分物我以
為苦事若謂吾被害而小人享其樂則雪為虐雪而不得
為豐徵與諉意不相應矣如何如何

已向渠說此一段先生曰看書須痛加究索令其有滿
肚疑難不得於心然後可來相見及相見問所疑處令
答者至三五日之久而說不得了然後方得長進也云

云後見退溪有解云先生以憤悵之意激厲之曰須痛
加窮究令其有滿腹疑難處則必欲相見質問而恨不
得相見此所謂積此憤悵而及相見欲說疑難處質問而
不能形至三五日之久而心與口不應此所謂學者必有
如此憤悵然後方可長進云觀此說又看方好伏乞更
賜折衷

以憤悵分作兩段說極痛快切當末學何敢容口只恐不
能得相見文勢似不如此如何更詳之

答李理勝文圭問目

文圭之外祖具忠胤以宗子無後而死先世神主其從
孫岌當代奉其高祖則當祧出其曾祖則當祫奉於有

服之孫文翼告詞何以為之耶
當依儀節為之云年月日孫某敢昭告于某官府君某封
某氏云云伏以宗孫忠胤身歿無子大祥已屆歲以次孫
今當代奉先祀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當祀某官府君
其封某氏神主當遷奉于有服之孫文翼某官府君某封某氏
神主改題為高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為曾祖
世既迭遷宗又移易不勝感愴謹以云云

答盧正而峻命別紙丙寅

贈幣當用玄六纁四但禮有貧不能具則二者各一亦可
之文尋常每以太薄為歉思欲就其中用三二之數而不
敢義起向年讀禮記得一明證有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

纁長尺廣終幅註云議其不用制幣也折謂制即指丈八
尺而言也但議其短狹而不議其三二之非禮心竊喜之
故上年葬子時用此數而制用各丈八尺蓋出於貧不能
具禮非有他義也尺非周尺乃造禮器尺尺樣在五禮儀
今不能細記似は今布帛尺五寸五分強如無五禮儀可
考則問於康容訪為佳此兄不似生健忘必能記得矣

答黃遠甫編問目 辛未

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
齊衰註此謂不稅齊衰若稅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
不稅云云以此觀之雖有不得已出入亦不當稅經帶
而世之不行久矣雖欲從禮亦恐駭俗未知如何

齊斬是重服故古人出時不敢脫恐不當以駭俗為慮如何

三年內常祀於几筵如三月上旬墓祭亦不可行歟若新墓在先世墓後徧祭先墓而獨不及於新墓事甚未安如何

墓祭非如古祭退陶先生似亦許之矣然更考之為可

答權厚之

書來知春寒侍奉學履殊勝慰慰第審憂患重仍不能專意於學業為之奉慮惟日間常念此身之不可自侮能隨事省察此是學問不必終日讀書乃是為學也生衰病如前甚無可言

答權厚之

頃日在膠擾中得書草草作報未盡所欲言迫切歎嗟生有言天下莫難於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喜多溢美兩怒多溢惡此真格語也念慎言有素必不輕發而如或小有忿氣則不知不覺形於言語切願日間平心定氣勿令忿根之意一毫留滯於胸中使中間傳說之言不至於溢惡至善至善自非大賢以上則聞人毀已不拂然而怒者鮮

答人

謹承垂問獲審春暄靜居學履增勝忻慰無已鄙生屏伏中韋粗無它只是前途正遠短景易夕此為張儀者之憂

耳前日奉報甚無可采茲蒙示諭獎許太過雖出於好善無已之盛意亦恐非朋友間相悉之道三復以還第深縮恐未善雖不敢望齊其歲亦不可謂全不嗜好以故頃在連城樂與數三士子相講說蓋其處有徐行甫讀書頗精欲資其問難以發蒙吝耳初非推吾所有以及人也不意游聲滅實至誤智者之聽一味慚媿為士而講學如為農而服田只是本分苟有其實不當深避但以無其實故以為愧耳承有研究之計如得同堂討論固是懵陋之幸恨相去遠無由相聚浩歎奈何前來錄帖夾在書帙中搜尋不得未副送還之教乞勿以為罪紙縮不究

答人問目 庚午

竊聞改葬總既葬而除又聞重喪未除遭輕喪則製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又聞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又聞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及喪服註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云今遭母喪而將遷父墓一子往迎前喪于遠地一子留侍几筵雖異於新遭輕喪者為父之總似不下於本服大功矣但未葬不得服祥服則改葬之總與祥服有間乎
改葬之總蓋為親見屍柩不可無服故製五服中最輕之服以執其事穀梁所謂舉下緇也乃此意也今云為父之總似不下於本服大功者恐不然矣竊詳禮經易服之節

皆以重者為主故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
麻重而葛輕故也又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
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麻葛之大小同故兼服
之也又曰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
衰蓋父喪未葬故服斬衰以葬母也據此數條則以齊衰
服改葬前喪似為不妨恐不當必以最輕之服易之如何
如何

若同殯則葬前當留數日其間朝夕奠工食獨行於新
喪則清有所未安若欲並行則舊喪既有神主不設靈
座于喪次何為而得其中乎

兩柩之南設靈座以紙榜設於其所而并行猶為無於禮

者之禮乎蓋清之所安而無害於理者即禮之所在如何
如何

答人問目

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降服杖暮則小祥當白笠素帶
至十五日而禫後黑笠緇帶耶
是

雖十五日而禫朝夕二食朔望盛饌則與服三年者無
異耶

古禮則不然而但朱夫子答學者書曰今禮凡筮必三年
而除只得依此

祥後禫前若有執友親戚吊慰者則猶依前受吊耶親

戚則雖入哭於靈座前而別無受吊之禮耶

受吊似不如在喪中時矣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垂涕淚而立於廟孔子聞之以為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今依此說似得月即今之凡筵所在也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